



王守常 主编  
中国文化经纬

# 中印文化交流史

季羨林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文化  
经纬

# 中印文化交流史

季羨林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印文化交流史 / 季羨林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068-4114-6

I. ①中… II. ①季… III. ①中印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 IV. ①K203  
②K35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2263 号

## 中印文化交流史

季羨林 著

---

责任编辑 牛翠宇 南恒轩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汉石美迪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毫米×97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114-6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 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今天读陈先生的话，感慨良多。先生所言之义：佛教传入中国，其教义与中国思想观念制度无一不相冲突。然印度佛教在近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调适，亦经国人改造接受，终成中国之佛教。这足以告知我们外来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能够融合、始相反终相成之原因，在于“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

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当下中国文化必须“返本开新”。如有其例外者，则是“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

我以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应简单视为文化落后，而是二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在十八世纪已经无法比肩欧洲工业文明之生产效率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会政治、国家管理制度也纰漏丛生。由是而观当下之中国，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而从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固然有时代需求，未经理性拷问的传统文化无法随时代而重生。但“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也犯了“理性科学的傲慢”，他们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华，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而观，无视传统文化在代际之间促成了代与代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美国学者席尔思写了一部书《论传统》，他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

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传统，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取而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此言至矣！传统与现代不应仅在时间序列上划分，在文化传承上可理解为“传统”是江河之源，而“现代”则是江河之流。“现代”对“传统”的理性诠释，使“传统”在“现代”得以重生。由此，以“同情的敬意”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当下中国的应有之义，任何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都要彻底摒弃。从“五四”先行者到今天的一些名士，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却也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事实岂可漠视。

这套《中国文化经纬》丛书是在1993年刊行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的基础上重新选目、修订而成。自那时到今天，持续多年的“文化热”、“国学热”，昭示着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还处在进行时。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民族性格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至今已有30年了，书院同仁矢志不移地秉承着“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宗旨，不负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此次与中国书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丛书，期盼能在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上有新的贡献。

王守常

2014年12月8日

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 《中国文化经纬》系列丛书

## 编委会

顾问 汤一介 杨 辛 李学勤 庞 朴  
王 尧 余敦康 孙长江 乐黛云

主编 王守常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王小甫 王守常 邓小楠  
乐黛云 江 力 刘 东 许抗生  
朱良志 孙尚扬 李中华 陈平原  
陈 来 林梅村 徐天进 魏常海



# 目 录

总 序	1
一、导 言	1
二、滥 觞	7
(一) 推测出来的起点	7
(二) 印度古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	13
三、活 跃	16
(一) 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	16
(二) 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 佛教传入中国	27
四、鼎 盛	43
(一) 两晋南北朝 (二六五—五八九年)	44
(二) 隋 唐 (五八一—九〇七年)	67
(三) 鼎盛时期宗教、外交及贸易活动带来的文化交流具体成果	117
五、衰 微	140

(一) 宋代(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141
(二) 元代(一二〇六—一三六八年)·····	153
六、复 苏·····	165
(一) 复苏的内容与含义·····	165
(二) 明初中印交通的情况·····	166
(三) 郑和下西洋·····	168
(四) 出使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175
(五) 明初与孟加拉、古里、柯枝的交通·····	181
(六) 明代中叶的中印交通·····	185
(七) 文学和科技方面的相互影响·····	186
(八) 文 献·····	186
七、大转变(明末清初)·····	190
八、涓涓细流·····	194
(一) 激流与涓涓细流(十七、十八世纪)·····	194
(二) 暂时的复苏(十九世纪)·····	198
(三) 二十世纪前半中印友谊的表现·····	216
九、结束语·····	229
注 释·····	231
出版后记·····	238

## 一、导 言

中印文化交流史，这确是一个大题，即使给了我十二万字的篇幅，这一本书我也只能小做。

我半生搜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至今我写的笔记和纸片，说是积稿盈尺，那还是不够的，比盈尺还要多。我曾零零碎碎写过一些文章，已经集成了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出版）。在这一本集子之外，还有不少单篇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我原本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但羁于杂事，因循未果，至今心中耿耿。一九八七年，应周一良教授之邀，写了一篇《中印智慧的汇流》，虽也有将近四万字，但并未能畅所欲言，又限于时间，写得比较粗糙潦草，歉愧之感，时来袭我。现在，又有了中国文化书院组织出版丛书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杂事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大，现在动笔写起来，仍然有不少困难。我只有在杂务猬集中挤出时间，尽上我现在还能调动

起来的力量，在限定的篇幅内，戴着枷锁跳一场舞。倘若天假我以长年，在若干年以后，把我手头必须完成的工作做完，我还要尝试着写一部《中印文化关系史》——这是以后的事，目前暂且不谈吧。

现在，在进入本文以前，我想首先谈几个抽象的原则问题。了解了这些原则问题，对了解本书会有很大的好处。

首先，我想谈一谈文化交流的意义。

中印两国同立国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文化交流——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两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由此看来，我们文化交流的意义可谓极大极大了。

现在，再谈一谈文化交流的特点。

特点多得很。如果用子丑寅卯、甲乙丙丁的方式来计算，那就会极端烦琐而不得要领。我现在提纲挈领地提出两点以概其余，这就是时间长、方面广。谈到时间，我们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究竟有多长，现在还不能完全说得清楚，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就难说了。至于方面，虽说容易说清楚，但也非轻而易举。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都有所交流，上自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在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中印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得这样密切、广阔，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最后，我再谈一谈交流的规律。

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有人主张世界文化一元起源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历史上和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林林总总，幅员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人口有众有寡，资源有瘠有富，但是，无不对人类文化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有了文化，必有交流，接受者与给予者有时候难解难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同时身兼二重身份。投桃报李，人类文化从而日益发扬光大，人类社会从而日益前进不停。这是交流规律中最重要规律，是其他所有规律之本。

谈到其他规律，我们首先要区分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精神文化的交流，这二者的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物质的东西，交流比较简单。比如动、植、矿物等，以及科技的制造与发明，就像中国的蚕、丝、纸、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等，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接触到这些东西，觉得很有用，很方便，用不着多少深思熟虑，也用不着什么探讨研究，立即加以引用，久而久之，仿佛就成了自己的东西，仿佛天造地设，有点数典忘祖了。中国接受外来的这一类的东西，从几千年前一直到今天，层出不穷，风起云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我们“菜篮子”里许多不可须臾离开的菜，什么西红柿、菠菜、胡萝卜、土豆、圆白菜、洋葱等，数也数不完，谁还会想到这是“舶来品”呢？至于最近几年兴起的肯德基烤鸡、比萨饼、可口可乐等。我想，这就是活生生的文化交流了。

谈到精神文化的交流，则情况就复杂得多了，规律也复杂得多了。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两种陌生的文化一旦交流，一般说来，至少要经过五个阶段：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由于各国情况不同，一个阶段同下一个阶段之间的交替关系，有时候并不十分明显，界限难以截然划清，还可能有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以致泾渭难分的情况。但是，总起来说，五个阶段说是能够成立的。特别是在中印

文化交流史上,这五个阶段,尽管有的地方有交光互影的情况,大体轮廓是比较清楚的。我在下面的叙述中就是按这五个阶段来划分的,我在这里当然讲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空洞的理论。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这与一般的交流规律稍有距离,但谈到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文化交流,它似乎又是交流规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不加以重视。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些学者常常提到的单向流动或双向交流的问题。

我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既然是“交流”,当然是双向的。为什么又有所谓“单向流动”呢?这个词儿是几个印度朋友创造的,英文是 **One-way traffic**,意思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印度文化单方面地向中国流动,是中国学习印度。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又一个劲地流向印度,是印度学习中国。事情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从表面上来看,在两千年的长时间内,随着印度佛教的输入,印度的许多东西大量涌入中国,其影响既深且广,至今不衰。然而,中国文化对印度怎样呢?其影响微乎其微,似乎在若有若无之间,因而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印文化交流就成了单向流动了。但是,倘一深入研究,则立刻会见其不然。对待历史的态度,中印两国迥乎不同。马克思甚至说,印度古代没有历史。因此,中

国文化在印度几乎是无案可查。我相信，在将来中印双方的学者都在这方面努力探讨之后，情况将会逐渐大白于天下。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也算是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缺憾吧。



## 二、滥觞

(汉朝以前)

文化交流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活动。既是活动，必有一个时间上的起点。然而，中印文化交流的起点则是“难言也”，谁也说不清楚。

### (一) 推测出来的起点

起点说不出来，又非说不行。汉朝以前，根本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目前，我只能进行推测。谈到推测，我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乞灵于考古，二是求助于天文，三是探索于神话。这三者都发生在渺茫的远古，除了极少数的考古资料外，古籍多荒诞难稽。我们只能暂时依靠这些东西，探索有心，